

諸位同學，大家好！首先我們對於《論語》有一個概略的認識，然後才能夠研究經文。台中現在也在獎勵大家背誦《論語》，我們同學當中要能發心背誦，當然是最好的了。

表解裡面，一共有五段。第一段解釋經題，就是釋名，先講「論語」兩個字。先從「論」字講起，諸位要瞭解這個意思。底下註解都不是我講的，是《論語集解》序裡面所說的、所列的，全是古人的意思、古人的解釋。從這些註解裡面跟佛法合起來看，很接近。我上次介紹的是蕩益大師的註解，我們這個講座就用這個小本子，大本的註解諸位可以在家裡作參考，很有參考價值，內容非常豐富，值得一讀。

古人解釋「論」這個字，有五種意思。第一種有「經綸世務」的意思，換句話說，就是世間法可以依據這部經典為法則。看到這一句，我們想到宋朝的開國宰相趙普，他是兩朝的宰相，他有兩句很有名的話，他說他以半部《論語》幫助趙匡胤（宋太祖）取得天下，以半部《論語》幫助太宗治理天下。從這兩句話，就把「經綸世務」這一句解釋得清清楚楚，不但能治天下，而且能夠取得天下；換句話說，治世、亂世都用得上，真正是了不起。這是第一點的解法，所以有「經綸世務」的意思在。

第二，「論」的意思很像佛法裡面講的「法輪常轉」，實在是跟「法輪常轉」一個意思，沒有兩樣。古人在註解裡面講「輪轉無窮」，這是漢朝的註解。在後漢期間，佛法那個時候剛剛傳到中國來，當然對中國的思想、學術不能說沒有影響。所以，我們不但看宋初的註子有，就是魏、晉、後漢的註子，註解裡面已經有了佛法

的思想。此地的「論」字是跟佛法觀念上非常的接近。「論」，有「輪」的意思。這個在佛法裡面是講流通、流布的意思。就是這一部書，不但是當時人之所必讀，就是千年萬世之人也要必讀；不但中國人應該要讀它，外國人也應該要讀它，這才是「輪轉無窮」！

《論語》裡面所講的道理固然如是嗎？各位要深入的研究，確實如此。所以現在外國有識之士，認為將來能夠治天下太平，全世界人民都能夠享到幸福，唯有中國儒家的學術與大乘佛法。這個看法是非常正確的。儒家學說跟大乘佛法，如果等待外國人來弘揚，然後我們再去跟外國人學，那就不成話了。

我們中國可以說從「五四運動」以後，打倒孔家店，廢棄了讀經，一味的去學外國人，認為外國的東西都是好的，中國的東西太舊了、太老了，沒有價值。學到了今天，我們今天過的是什麼日子？我們今天在社會上、在國際上是什麼樣的地位？追根究柢，那是我們自己對於自己的文化，可以說是一無所知，竟然看見外國兼加利誘，就把自己的自信心給喪失了。外國人確實是一個暴發戶，沒有根柢，他們的文化發展到今天，大家都能看得很清楚，這是毀滅世界的文化，並不是給人類帶來了幸福，只是給人類帶來痛苦、災難；營救這個大災難，確確實實還是中國這些古老的典籍。我們既然明白這一點，就應當發憤努力。

可是古典東西在今天研究起來，困難當然是很多。實際上困難是難在不如法，如果要是得法，就不至於有困難了。中國固有作學問的方法，與佛法裡面的修學方法是一樣的，沒有兩樣；但是與西洋人作學問的方法確確實實是不相同的，這是我們要曉得的。西洋東西，有好的東西我們可以跟他學；有我們比他好的東西，我們為什麼要捨去自己的，而去學人家錯誤的呢？這是第二個意思。

第三個意思是「理義蘊含萬理」，宇宙人生的大道理都蘊藏在

這部書裡面，這對於大乘了義經典價值就相等了。書中所說的理，當然還是著重在世間一切說理。出世間有沒有？有，說得很少，要細心去體會。如果不細心，在這部書裡面看不出出世間的道理。世間道理看得很清楚，出世間道理不容易看出來。怎麼知道它有出世間道理？蕩益大師用佛法來解釋《論語》，就曉得《論語》裡面確實有出世間的道理在。所以我特地給諸位介紹這部書，我們今天講儒、佛思想要能融合成一體，可以講從蕩益大師開始。

第四個意思是「次」，第四、第五都是從章法體例上來說。「次」就是序，篇章有序。雖然全書一共有四百九十章二十篇，章章可以獨立，但是前後又能夠連貫，就像佛經一樣。我們讀《華嚴經》，《華嚴經》三十九品，等於三十九篇一樣，篇篇可以獨立，但是篇篇都有連貫性，從它的連貫性，整體上來看是一篇文章；《論語》亦復如是。

諸位曉得，佛經是佛一人所說的，《論語》並不是孔老夫子有體系講下來的。到底下的時候我們能看到，這是夫子在一生當中與弟子、與當時的時人、也有弟子與弟子之間的一些言論，把它收集編輯成書，還能夠達到篇章的次序，這是相當不容易的。所以它這部書在佛法裡面來看是屬於「流」，像我們《六祖壇經》一樣。《六祖壇經》是六祖大師一生他的言論的一個編集，是個「集」。編得非常之好，五十篇，每一篇裡面又可以分成章節，它都有連貫性。這個「論」是有次序的意思。

最後一個意思是撰述，「群賢集定」。所謂「群賢」，就是指孔子的弟子。這部書是孔子的弟子們，大家在一起所編輯的，訂定這個本子。這個「論」字，我們就介紹到此。

再看下面這個「語」字，《周禮》註解裡面說：「答敘謁語。」可見「語」著重在答，別人請問而答覆他，這是「語」。說明一

椿事情，這也是「語」。

「論經」，這就說到內容了。第一，孔子應弟子之語。弟子來請教，夫子給他解答的、給他開示的記錄下來。第二，孔子應時人。當時社會之名流、學者，甚至於政治家，向孔子請教，弟子們當時也在座，聽到的也把它記錄下來。第三，孔門著訂，這就是孔夫子的學生們，學生與學生之間的討論，發揚夫子思想、學術的一些言論，也彙輯在本經裡。

本經的文字不長，我們從這個地方會聯想到當時編書的情形。孔子跟釋迦牟尼佛相去不遠，而孔老夫子留下來的書，可以說只有《論語》以及《易經》裡面的「筮卜傳」是孔子的著述，再就是一部很有名的《春秋》，這是魯國的歷史。傳、註解還不是孔老夫子的作品，那是左丘明、公羊、穀梁他們來解釋的。孔老夫子作《春秋》，那實在是太簡單了，等於全是做文章的題目，細節都是後人來解釋的。所以孔子留下來的東西實在太少了。而釋迦牟尼佛他老人家在世也沒有多久，他的那些弟子把佛所說的原原本本都記錄下來，流傳到今天。我們櫃子裡的《大藏經》還不完整，還是原文的一部分。為什麼印度人會留那麼多，而我們中國人留下的這麼少？兩位都是大聖人，確實是一個疑問。

我自己有一個粗淺的想法，可能是撰寫工具的問題。諸位曉得，在春秋那個時候，孔老夫子的著書刻在竹簡上，以竹簡為最多，竹簡上一片竹子刻一行，確實不容易。竹簡，在故宮博物院，諸位還能夠看到，那是當時的書，一部書要是部頭大的，真是笨重得不得了！如果一篇文章有個一千字以上的，那個竹簡是一大捆！所以，從前學富五車，那五車牛車能夠拉幾部書？非常有限，五車也裝不了幾部書！要像佛經，那還得了嗎？

但是在印度，這個印度可以說是得天獨厚，它是在熱帶。印度

從前寫經是用貝多羅樹葉，貝葉比竹簡實在是方便太多了。貝葉有點像芭蕉葉一樣，一片一片的也很大，書寫起來比刻在竹板上是要方便得太多了，這可能是原因之一；再一點是佛的弟子，真正有成就得道的弟子人數多；孔老夫子的學生有成就的七十二人。我們看佛經，第一次集結的五百阿羅漢，在人數上那佛的弟子比孔夫子的弟子要多得太多了。而孔老夫子的弟子都是在家人，要從事於家中的事業，還有社會上事務，不能專心大家聚集在一起把老師一生所有的教訓，都能夠把它記錄傳下來，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，因為他有家、有事業。佛的這些弟子都是出家人，沒有世間事務的累贅，這也是重大的原因，所以能夠把五百羅漢召集在一起來集結經藏。像這種情形，孔老夫子後來的學人沒有辦法、沒有法子集結在一起。所以只能在弟子當中，有幾個有心人，平常會去替老師作一些筆記，老師過去之後，大家聚集在一起，怕老師的學說湮沒而不當，所以少數幾個人聚集起來。

雖然第二章考略裡面講，這都是《論語解集》序裡面說的。漢朝，劉向他這麼說：「群弟子咸記。」群弟子是不是七十二賢人都在、都參加呢？決定不可靠。而鄭玄所說的就更少了，就幾個人，仲弓、子游、子夏等撰訂。鄭康成是漢朝的大人物，他所說的當然有根據，不是隨便講的。而宋朝，程子他也有看法，他認為是有子、曾子門人所記。換句話說，距離孔子就更遠了，到第三代才編輯《論語》這部書。所以，這部書在傳人方面來講，釋迦牟尼佛是有組織的，他有僧團的組織；而孔老夫子的學生當中沒有組織。所以佛教裡面承傳代代不絕，傳記、史書裡面記載得清清楚楚，這是儒家比不上佛家的。

實實在在講，這部書是中華文化精品，我們千萬不要小看了它，國人必讀寶典。我們學佛的同修都知道佛法好，佛法到中國能夠

發揚光大，它的成果遠超過印度；不但超過印度，超過了任何一個國家、地區。在歷史上佛法有這麼大的成就，確確實實在中國之外，根本就找不到。在西方，我們曉得從大龍、龍樹、無著之後，就再也看不到這樣的人物了；而我們中國歷代明心見性這樣的大師、祖師大德代不乏人，這是什麼原因？給諸位說，全是儒家、道家的底子，所以藉著入佛才能夠發揚光大。

我們現在也學佛，學了多少年，看不出有什麼成績，原因在什麼地方？我們沒有基礎，儒的基礎沒有，道的基礎也沒有，小乘佛法又不甘心學習，大乘之門怎麼能入得進去？真是好高騖遠。

所以學佛的同修們，對於這一部書更要特別的注意，要認真的修學，千萬不要看到它是世間法，那你就大錯特錯了。佛法裡常說：「圓人說法，無法不圓。」何況佛法常說：「佛法是不二法。」如果你要分世間、出世間，這是二法。二法豈是佛法？孔老夫子也是說不二法，在《論語》裡面兩次見到「吾道一以貫之」，一就是理。前面「論」字底下講蘊含萬理，萬事萬理都是以一貫之，這與佛法又有什麼兩樣！儒、佛能夠融會貫通，說實在的話，就是在這一句上。

在《論語》序裡面給我們介紹這一部書，古時候有三種，有魯國所傳的、齊國所傳的，齊、魯都是在山東；後來又發現《古論語》，《古論語》也是在山東發現的。《魯論》二十篇，我們現在所讀的章句，都是依據《魯論》。《齊論》跟《古論語》這二種，現在都不傳了，我們是以魯國所傳的為主。雖然不傳，但是這兩部書也都包含在我們現在這個本子裡。

尤其是古人的註解，有引用齊本、跟古本。在漢朝時候，傳《魯論》二十篇的有夏侯勝、蕭望之、韋賢、龔奮，這都是當時研究《論語》有獨到之處，傳夫子之道。講解《齊論》二十二篇的也是

在漢朝，有王卿、庸生、王吉等，他們是根據《齊論》二十二篇，也教授分徒。《古論語》二十一篇雖然不甚流行，但是孔安國、馬融，這都是漢朝的大儒，也給他們作註解，可惜的是沒有能夠傳到後世。

底下講的就是齊、魯合起來，以《魯論》二十篇為主。在當時最重儒，講《論語》的人是張儀，註書流行得最廣的是鄭玄（鄭康成），一直到今天，我們在《十三經註疏》裡面還看到他。其餘的有陳群、有王肅、有周生烈，他們有義疏，也就是講義一類的。這都是漢朝講解《論語》著名的人物，他們講解的是以《魯論》為主，參考《齊論》。因此，流傳到今天，雖然《齊論》二十二篇、《古論》二十一篇我們讀不到了，但是意思都已經融會在《魯論》二十篇之中，諸位可以詳細的去看看《論語集解》的序。

第三段給諸位介紹孔老夫子。在這個地方我們時間不多，僅能夠簡略的給諸位介紹。孔子的歷史我們就從略，就不必介紹了。諸位要記住，中國的史書，諸子史書是《史記》。《史記》是漢朝司馬遷寫的，在《史記》體例裡面可說定得非常的謹嚴，而為後來每一個朝代的斷代史以它作榜樣，根據它的體例來寫歷史。

在《史記》裡面，我們能看到中國人的思想，確確實實有很不平常的地方。譬如，體裁裡面用「紀」，這是帝王。項羽是一個時代的英雄，司馬遷也寫「項羽本紀」，雖然他失敗了，他還是一個英雄。「世家」是諸侯、將、相的身分。這個歷史裡面，他寫了世家，孔老夫子是平民、老百姓，也寫進了世家。這是我們在《史記》裡面看到這兩件很不平常的例子，這就是我們中國人重視實際上的成就，並不重視地位或者虛名，不重視這個；重視他的道德、學術、功業，重視實際。

夫子之成就集先聖大成，所以我們今天稱他為「大成至聖先師

」。底下我們有一個很簡單的介紹：「夫子之道，一以貫之」，這是他老人家自己說的。「一以貫之」這一句話，實在很難懂，到底夫子講這個「一」是什麼？不但後人無法瞭解夫子所說的「一」是什麼，當時孔子那些弟子們也不曉得。

有人聽到夫子這麼說，夫子是對曾參說的，人家問曾子到底是什麼意思，曾子就解釋說：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。」曾子這個話答覆得對不對？解釋的對不對？對的。解釋的這個裡面都是有禪意，「忠、恕」是二，所以你不能講夫子之道只講忠講恕，那就錯了，這麼解釋就錯了，那就真正自己不解這「一以貫之」。而是曾子隨便取一個例子，取兩個，兩個不二不就是一嗎？你說中、西裝，西式、中式是二，怎麼會是一？二而不二就是一，二是講的用，一是講的體。

真是像六祖在《壇經》裡說：「從一般若。」所以「一」是般若，我們講的根本智，「生八萬四千智慧」，那不就是「貫之」嗎？你要沒有一，你所生的是八萬四千塵勞煩惱，這是我們凡夫。

所以夫子之道是一，釋迦牟尼佛之道也是一。你看《華嚴經》裡面講「一真法界」，一才是真的，二是妄。我們平常講十法界，十法界是虛妄，一才是真的。如果你在十法界裡會通了，十就是一，一就是十，這才真正入一真法界。如果十跟一兩個是對立的，那就是虛妄了。

所以曾子答覆的，那就要看聽的人懂不懂了。我看曾子答覆的妙極了！就跟我們禪宗裡面的機鋒一樣，實在是妙不可言。因此，著了相就麻煩，不能夠會得夫子之意。

凡是講道都是涉及本體。教是講教學，正是像釋迦牟尼佛「應機示教」。佛在教學裡面分作三乘、五乘，這是教。夫子雖然沒有分三乘、五乘，但是夫子有分聖、賢、君子，也分三個層次。那個



「聖、賢、君子」正與佛法裡面三乘果位相似，以後我們到經文裡面再討論，確實是相似的。但是夫子的教學是以「孝、悌、仁、義」為根本，這個與佛法的教學又是相同的。佛法也是以孝為基礎，所以在佛法四大綱領裡面，就是以四大菩薩來作代表。地藏菩薩就是代表著孝道，孝如大地，大地能生萬物、能與萬物，所以從「孝」這一個字就能看出一大總持法門。

「孝」，豎的看起來，就是上一代跟底下一代是一體。這個字的意思從文字形象裡面去看，上面是個「老」字，下面是「子」，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，不是二，這是「豎窮三際」。「悌」是橫的，兄弟的關係。兄弟再於兄弟，真正是佛法裡面講的「橫遍十方」，十方三世是一，不是二。儒、佛的基礎都是奠立在這上面，它是同一個根本，所以佛法到中國來才能發揚光大。

「仁、義」兩個字是待人接物的原理原則，在佛法裡講，「仁、義」二個字就是菩薩行、菩薩心腸。我們常講怎麼樣學菩薩行修菩薩道？菩薩道、菩薩行就是「仁、義」兩個字。「仁」是看別人跟看自己是一樣的。「仁」是二個人，二個人是我跟他兩個人，兩個人合成做一個人，而不是兩個人；換句話說，怎麼樣愛自己，也怎麼樣去愛別人，「推己及人」是仁。說實在的話，推己及人還是有自己、有人，還是有兩個。合成一個才叫仁。推己及人是接近仁，不是真正的仁；真正的仁是心裡面沒有界限。諸位曉得，沒有界限就是平等心，三菩提心裡面的直心。我們要講到推己及人是不是直心？不是。為什麼？它還是二心。「義」是什麼？義是大慈大悲，大悲心！「義者，宜也」。我們要拿普賢願王來講，「恆順眾生，隨喜功德」，這是義行！

夫子之教，確確實實我們看他一生的教學宗旨、教學的目標，都是在「孝、悌、仁、義」。夫子對於政治上的願望，我們今天講

他的理想政治。假如「攝於政」要脫節了，這個「攝」有什麼用處？沒有用處。攝與政要合為一，攝就是政，政就是攝。政是講形式，「匡樂治平」，豈不是跟佛法宗旨「離苦得樂」一樣的目標嗎？佛法講離苦得樂，孔子講匡樂、治國平天下。那個平天下的「平」字是公平、平等，天下都能得到公平、都能得到平等，是這個意思。用什麼方法？是從教育上得到，也就是從「孝、悌、仁、義」上獲得真正的平等。諸位想想，平等法界是一真法界。十法界裡面沒有平等，一真法界才有平等。所以我們看看孔子之道、孔子之教、孔子之政，實實在在都是「止於至善」。

底下這兩個字，「道」從「教」上。他是老師，從政治上的這些言論、這些教學，那他等於國君的身分一樣，所以有「素王」之稱。素王就是並不是真正在王位上。王是什麼？就是「君、親、師」，中國過去講王，是一個人要兼三個身分。「君」是領導地位，為國民的領袖；同時，就像是國民之「親」一樣，慈母一樣。所以從前不但是君王，地方官、縣市長、縣長、縣令叫作父母官，民之父母，國君是國之父母，他是以父母對待子女一樣，來對待老百姓。我覺得比現在公僕是要好多了，僕人對於主人，總沒有父母對兒女那麼樣的親切。我們要是說中國過去政治制度不好，我實在是看不出來哪個地方不好。民主好，究竟好在什麼地方？所以萬不可以人云亦云，這個不可以，一定要把事實真相搞清楚。人家怎麼說，他說的是對的、還是不對，我們才能認得清楚。這是講有「親」的意思。還有是老百姓的老師。為什麼？你要教導他。《學記》裡面說：「建國君民，教學為先。」所以從前凡是在社會上、在國家居領導地位，他一個人要具有三個身分，「君、親、師」三個身分。

「君、親、師」的身分有大有小，大是一國之君，小是一家之長。你對你的兒女、對你的子弟，你是作父親的，你同時也是領導

他的，同時你也要教他，也具有這三個身分。換句話說，國家、社會團體、機關，只要是首長、是個主管，他都要具這三個字，三個條件。這是中國文化；在外國文化裡面沒有這些中國文化，所以中國文化真正能治天下太平。

末後，這一條是中華民族道統、血統。孔老夫子是我們道統象徵、血統象徵，我們後人尊之為「至聖先師」。至聖，聖到了極處！再沒有超過這個至聖先師。

底下一段，給諸位介紹古時候的名著、註解、簡介。這個地方列舉最有名的，魏、晉時候何晏的《論語集解》，這部《論語集解》非常有名。南北朝時候，皇侃的《論語義疏》都是為後學所推崇。宋朝時候，邢昺《論語正義》是列入《十三經註疏》裡，可見得過去人對他的重視。現在我們講《十三經註疏》，有新疏、舊疏。舊疏是以宋朝以前為主；邢昺疏是舊疏，就是採取他的註解。在宋朝，南宋的時候，朱熹有《論語集註》。朱夫子的《論語集註》流行得非常普遍，明、清一代科舉都是採取他的註解為標準，就是國家考試，考《四書》都是用朱熹的《論語集註》，這對明、清兩代影響非常之大。

底下就是明朝蕩益大師的《點睛》，就是諸位現在看到的這部書。他的註解可以說是一個特別的本子，不是傳統的本子，這是諸位必須要記住的。在學校裡考《四書》，在外面講《四書》不能照他的講。為什麼？他是佛法的講法，將來到佛法跟儒學會通了，那可以用他的講法。現在還沒有會通，他的講法，學佛的人能看得懂；不是學佛的人，看了《四書蕩益解》都會有一種排斥的心理，說學佛的人搞這一套，曲解了孔老夫子的意思。他還說我們曲解了孔老夫子的意思，這是無可奈何的事。在這本書的序文裡面，你就曉得以佛法來解釋《論語》，不但沒有過失，反而能夠使《論語》裡

面的意思更清楚、更明白。

後面一個是清朝劉寶楠的《論語正義》。劉寶楠的《論語正義》，現在是歸納在十三經新疏裡。十三經新、舊註疏，新疏裡面的註解就是採取劉寶楠，舊疏是採取邢昺疏。諸位想想，如果這些著作要不是天下人公認這是註解裡的代表作，不會把它編在《十三經註疏》裡面。《十三經註疏》從前是國家來編訂，這些是比較上有名的本。

在古註裡面，底下有訓詁、有微義、有考據。這些註疏裡實在是各有長短，也是說有些註疏，譬如在漢朝、魏、晉、南北朝，訓詁多，微義少，但是它都有。像宋朝的註疏及蕩益大師的註疏，微義多，訓詁、考據都少。劉寶楠的註疏，微義、考據都有，但是還是偏重在微義上，訓詁也帶一點。所以他們的註疏是各有偏重，但是都值得參考。

末後一段是講體例。我們這一次講解這一部書，我們也有一個體例，這個體例我們要求的是悟入為主。在這裡我特別要給諸位說明白，孔老夫子及孔子的弟子，他們所集的《論語》，就是《論語》的原文，諸位要記住這個。有沒有講解？沒有講解。我們就前面這個例子來說，何晏的《論語集解》是何晏的論語，這個是我奉告諸位的。皇侃的《論語義疏》是皇侃的論語，不是夫子的《論語》。諸位要懂得這個意思，就不會死在古人註解之下；不死在古人註解之下，也不會死在今人註解之下。換句話說，所有古今的註解，在我們面前，我們參考參考而已。不可以說它就是《論語》，就是這麼講法，不可以說；也不可以說它不是這個講法，也不能這麼講；要學佛法裡「無是無非是」，你才能入門。

所以我們是以悟為主，講席裡面是幫助諸位開悟的。如果能達到幫助諸位開悟的目的，諸位必須要記住，「離言說相、離文字相

、離心緣相」，說而無說，聽而無聽，你才能開得了悟，你才能夠像開經偈裡面講的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。你願解孔老夫子的真實義，這樣才能夠體會到；否則的話，一定是死在字裡行間，古人所謂書蟲、而已！裝古字的，一點沒有用處。

我們在講席無論是講佛經、講儒經，都要在開悟。講到開悟，我跟諸位說，《四書》本身有沒有意思？沒有意思。為什麼沒有意思？從前面講這個「道」上看就曉得，「一以貫之」。你要有意思就二了，就不是一了！心裡有一個動念就二了，哪是一？

「一以貫之」用什麼方法求？背誦。背誦的時候，從頭到尾要背熟，字字分明，一個字不錯，一個字不漏，這就叫求一。萬萬不可以求深解，這一句怎麼講法？那一句怎麼講法？那就錯了。只要你心到「一」了，這裡面的意思都出來了。

給諸位說，每一字、每一句都有無量無邊義，怎麼可以說那個意思對，那個意思不對？都對、都不對，都不能說。佛給我們講：「離四句，絕百非。」這才是真正的智慧，這是大智慧。我們要從這個地方求一個入處，我給諸位講的也是引導諸位悟入。

底下說「不能通者」，這就是在研究求解的時候，遇到困難。這是有的，為什麼？這是書本本身有問題。就是這一部書流傳到今天兩千多年了，尤其在從前用竹簡，因為有錯簡，那個繩子斷了，竹片散掉了；再穿，有的穿錯了；一穿錯，前後行就顛倒了，這種情形有。有重出，為什麼會重出？是孔子弟子們所記，這個人所記的這一句，那個人可能他也記了這一句，在編輯的時候把兩個人記的都編了，裡面就重複了，這種情形有。有錯簡的，還有缺文的。缺文就是文字不足，有漏掉的。還有訛字，就是錯字。現在要印一個東西，校對相當不簡單，校了四次、五次還有錯字。諸位想想，流傳兩千多年的東西，經過多少人手？所以錯誤地方在所不免，這

是讀古書的困難。不解、不通的時候取其義，不附會，不能夠牽強附會。

我要特別給諸位說明一點，蕩益大師用佛法來解經、解《四書》，是不是牽強附會？一般儒家學者眼睛裡面看到的附會，他必然說你牽強附會。在此地我要給諸位說明，什麼叫做附會？什麼叫做實學？凡是附會，就是自己不了解他的真實義，以自己的意思來猜測，大概是這樣的，這叫附會；換句話說，你自己根本沒有開智慧，所以是牽強附會，這裡面過失就大了！

真給諸位說，正開了悟的，沒有附會。為什麼？諸法實相裡面，哪裡還有附會！蕩益大師是開了悟的人。諸位打開書第一面，「四書蕩益解序」，看看他寫的：「蕩益子年十二，談理學而不知理。年二十，習玄門而不知玄。年二十三，參禪而不知禪。年二十七，習律而不知律。年三十六，演教而不知教。逮大病幾絕，歸臥九華。」你看他到最後，結果大病，快病死了，「歸臥九華」，在九華山時開悟了，悟了以後一切貫通。

所以諸位要記住，我們做學問要做真的，要做活的；不但我們不死在經文裡面，不死在註疏裡面，我們也不會死在經文裡面。我們要學活活潑潑的真實學問，然後你才能看得出來儒佛是一，不是二；到儒佛是一不是二的時候，你才能夠看到萬法一如，萬事萬理皆是一，不是二，這才入不二法門、入一真法界，才能真正解決問題。凡是有二，今天世界的災難、眾生種種問題都沒法子解決。

我們先從儒、佛融會貫通來開始。今天我們把這個題的大意，概略的給諸位介紹過了，下一次我們可以入文了。